

第一百四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13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緬 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罗德里格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哈约马塔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切尔诺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按照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关于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这一项目。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只要愿意，可以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

大家可回忆，在委员会年会的第二期会议通过工作计划的时候，主席曾说，“据料在八月份的全体会议上，将及时审议关于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若该报告被提出的话。”该特设工作小组已于8月12日完成其工作，我们登记的发言者讲完以后，我想邀请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就在今天向委员会介绍小组的工作。根据我刚才引用的这段话，我还想请委员会在我们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即8月18日星期二，通过载于CD/210号文件上的该小组的报告。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出任本委员会主席。尽管你只是最近参加我们的会，但你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内早已有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我们全都对你在过去不多几天中在领导我们工作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卓越才能深表敬佩。还请允许我指出你担任主席这一件事所包含的另一种意义：你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姐妹国家印度尼西亚，它的人民同我国人民有着兄弟友爱的情谊。当我们在这儿为裁军大声疾呼之际，我们应铭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万隆所发出的第一次呼吁，这一呼吁表达了千千万万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智慧。

你担任主席一事使人想起万隆的精神和万隆的呼声。我们这儿委员会的人迫切需要体现那种精神并从那些概念中寻找启示。

当我们为1981年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最后润色之际，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报告是提交给明年春天裁军特别联大之前的最后一届联大常会的。应该提出的无疑是这样一个问题：本年度我们工作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对议程项目我们作出了什么成绩？

我可以肯定，我们可以感到满意的是，从一开始我们就着手于我们的任务而没有在程序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迅速建立的、在卓越的和富有经验的主席领导下的各个工作小组由于所有代表团的认真和有效的参加而取得了进展。

从实质的观点来看，这个报告肯定不仅将反映关于化学武器问题所进行的认真



和深入的讨论，而且也将反映特设工作小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各个方面时所持的仔细和细心的态度。我们要对该特设工作小组及其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实际的和科学的态度。不过，尽管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仍没有能够克服阻挠着我们的各种努力的那些障碍。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缔结一项具有有效核查措施的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关于公约草案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仍有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适用的范围、核查措施以及在和平用途领域内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必不可少的一步自然是应当修正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它不仅有权研究有关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有权进行谈判以求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不幸的是，在本届会议中已证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特设工作小组和各次专家的会议作了努力，而委员会在其努力中仍受挫不能对目标作出真正的进展。

在另外一方面，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今年继续进行了努力。该小组工作之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有共同的政治意愿同意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小组由于它的尊敬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的丰富经验而获益不浅。各个国家，包括我国所属的不结盟国家集团，认真地参加了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虽然它们中有些认为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在裁军议程上不是最高优先项目。

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来缩小对条约草案的组成部分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来克服仍存在的分歧，特别是关于三个基本问题的：定义、禁止范围和放射材料的和平用途。考虑到21国集团对这些问题表现了灵活的态度、它们愿意就它们在它们的工作文件中所提出的具体提案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如果其他集团能表现同样的灵活性并谅解发展中国家对瑞典提案（禁止对和平核设施进行攻击）所采取的立场，那么，仍然是有希望达成一致意见的。最近的一些事件着重表明了这样一种禁止的重要意义，因为对这种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漏泄和散布，从而造成损害，而损害之规模和效应将不逊于由于使用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而造成的损害。

再来谈谈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我最近曾有一次赞扬过处理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所作的努力以及它的能干的主席齐亚拉皮科公使所作的努

力。我国代表团只能遗憾地指出，对我们原来想确立明确和具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这一目标而言，我们仍然还离得远的很。根据上述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核武器国家应承担义务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关于被授权负责制订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的报告无疑应反映该特设工作小组如何处理拟议的方案草案的各种组成部分。该小组很荣幸地有我们的老前辈、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任主席。然而小组仍然有任务需要用一种能为大家接受和同意的方式来精炼和草拟这些组成部分。在较后的阶段，小组还必须处理在方案的法律性质上以及执行方案所需的时限问题上所存在的其他分歧意见。工作小组任务之能否成功最后还须决定于我们联合努力的程度和我们的灵活程度。大家希望在明年召开特别联大的时候，我们将有一份充分和全面的文件提交大会。

在我们看来，以上种种就是我们要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应反映出来的我们委员会本年度工作中的成绩的主要之点。不过，尽管我们赞赏这些已经作出的努力，但这些成果并不真正称得上是裁军领域内的真正成就，特别是对我们议程上的最先两个项目核裁军和核禁试而言。我们甚至不能说在这两个项目方面已取得任何程序性质的进展。虽然我们尽一切努力想建立一个能就这两个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基本结构，但我们经常碰到那些反对在这方面设立工作小组的国家所设置的障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办法，最后只好同意举行非正式会议来讨论核裁军和核禁试条约问题。我们代表团曾希望，这些非正式讨论将会导致实质性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找出阻碍就这两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最严重问题进行谈判的障碍，以便我们可以作一切可能的努力来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任何明确的回答，因此21国集团仍在CD/180和CD/181号文件中陈述了它的立场。我们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我们提问：那些国家是否打算就停止核试验恢复它们的三边谈判，如果要恢复，将在什么时候。很遗憾，即使这样一个问题也迄今没有得到答复。

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事实上没法完成它在这两个项目方面的

任务，主要原因是核武器国家没有政治意愿想在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进行谈判。

这就是在大会在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之前我们要向大会提供的情况。这样一副情景必将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怀和忧虑。此外，也必将使人们对核武器国家行动方针所产生的后果发生疑问，因为这些后果不仅将影响它们自己，而且也将影响整个人类。

当裁军领域内的主要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取得进展之际，我们却看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和储存速度正在不断增长，同时，把外层空间作军事用途的做法也在升级，结果就会带来正如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7月9日的委员会上发言中所指出的所有的各种严重危险。

在此同时，最近一直在发生对不扩散制度构成严重挑战的事件，而我们一直是在努力促进这种制度的。我们认为，在不扩散制度下承担具体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应考虑此种事件。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的前提下，许多无核武器国家才承担了法律义务，承诺放弃取得核武器并承诺把它们和平核设施置于国际保障和监督制度之下。

我们并不要求任何国家采取单方面的裁军措施，也不要求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核查制度之下进行裁军。但我们要求各国进行认真的谈判以求控制住我们今天目睹的可怕的军备竞赛、通过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停止这种竞赛并沿着裁军的道路前进。没有什么别的路。在这方面，让我们回顾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8段，在这一段中所有国家都表示他们相信“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因此，当本届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殷切希望，我们的下届会议开会时的气氛将有利于导致就核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进行认真和真正的谈判。这将需要超级大国的政治意愿，还要有政治主动性来创造一种合适的政治气候，在这种气候中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原则将获得严格的遵守。

主席：谢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的国家和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今天能摆脱其他任务来此开会，并有幸代表美国代表团欢迎你出任主席。你是千里迢迢来此在委员会1981年年会最后阶段担任这一重要工作的，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保证你将带着一种满载而归的心情回返雅加达。对你的前任，人们已说了许多了，而且他都当之无愧。我也想凑几句，他在主席任上所表现的风格、他一心投身工作而且富有幽默感，凡此种种使我们过了一个温卡特斯瓦朗七月，假如不是一个“印度的夏天”的话。

我想委员会成员们一定不会不注意到在1981年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相对地讲是比较少说话的。除了我在4月7日发言和最近的上个月对化学武器的简要发言之外，我国代表团只是在被人提名说到的时候才讲话，那就是，有必要把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这种做法是恰当的，因为我国对军备管制政策的审查还在继续中。另一方面，在力求对早已商定的目标作出进展的各个工作小组内，美国始终是一名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我认为是一名建设性的参加者。但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全体会议上的相对意义上的沉默被人认为表示我们接受委员会内有人对美国在防务计划和军备管制谈判方面的态度和policy所说的一些话——一些颠倒事实或歪曲真相的话。

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在用清楚了当的语言谈安全与军备管制的相互关系时已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策的总动力是什么。国务卿黑格7月14日在纽约的一次重要发言中说：

“总统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下令深入审查军备管制政策，更好地从过去吸取经验，以求为未来取得更为持久的进展。从这次审查中得出了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寻求健全的军备管制协定应当成为我们达成和平和保持和平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如果各个敌对国家之间就其国家安全利益进行谈判时能勿受不实的崇高希望和简单化的解决办法所操纵，那么，此类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国务卿还继续说，在已经在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具体军备管制事务和谈判方面，美国有一个广泛的日程。他说，有人说美国对军备管制没有兴趣，或说我们已切断与苏联的交往，这完全是不正确的。他在最后说：

“我们时代中的矛盾现象之一就是：军备管制的前景要决定于能否达成军备均衡。我们要设法谈判达成在危险性较少的水平上的均衡，但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我们的实力。我们该记住约翰·肯尼迪的提示：谈判决不能代替实力——谈判是把实力转化为生存和和平的手段。”

目前美国对核军备管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十年或十年左右的历史发展情况所左右的，这些发展情况迫使北大西洋公约不得不采取步骤来对苏联冷酷无情地不断继续进行军事积聚作出反应。有人说，西方联盟的反应过了头，苏联的核武器积聚仅仅是为了保持均等，而况不管怎么说那些针对欧洲（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针对美国的）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仅仅是为了威慑，或者说，这些核武器所构成的威胁与其说是实在的不如说是装门面的。我们但愿如此。但苏联的积聚已超过了单单为威慑之用所需要的力量水平。

让我稍微谈谈核战略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本委员会内有些发言提到了美国所执行的理论，据说这种理论之目的是要使核战争变得“较容易想象”，或说这种理论表示出美国的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的：一场有限的核战争是可以打败的。事实是这样的；美国战略政策的目标是要使潜在的敌人相信，他们不可能在任何一级的核冲突中取得胜利或捞到好处，从而阻止他们不敢发动核冲突。

苏联的理论是怎样的呢？我国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过去几次发言中曾指出，由于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因此我们无法仔细看到该国国内所进行的战略辩论，但我们还是可以对来自某些权威方面的苏联军事理论作一些透视。从透视中所看到的可决不是令人安心的事。自1960年代以来，苏联的理论一直是强调核武器在任何大规模冲突中之重要作用。《苏联军事战略》（以V. D. 沙可洛夫斯基元帅为首的集体创作，1962年初版，1964年和1968年修正版）中说，任何一场大战都将用核武器来打。试举一段典型的引语：

“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大陆战场的武装冲突中的基本手段将是主要同实战用战术导弹共同使用的核武器，还有第一线的飞机（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

此外，战略火箭部队和远距离飞机将对前线区内的重要目标进行核打击……在战场上，发射核武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武装战斗中的其他手段将利用核攻击的成果来完成最后击败敌人。”

1971年出版的、S. N. 柯兹洛夫少将所编的《军官手册》以不加掩饰的语言陈述了原子武器的作用：

“按照苏联的军事理论，在当代战争中应使核导弹武器担当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种理论认为，在核导弹进行战略和实战——战术性的打击的同时，武装部队应使用常规武器。”

我们难得有机会如此深入地窥见苏联的核战争思想，但是我们在苏联的核武器扩散方面所看到的情况完全是同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东西相一致的。就在最近，在1981年5月份的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刊物《共产党人》上，P. 谢林中将说，战争的性质并没有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他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的理论由于使用核武器所包含的所谓不道德性质而不再适用。

美国和其盟国在多年原地踏步之后认为不得被迫要挽回核均衡，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而且，美国代表西方盟国曾表示，并且随后就重申，我们愿意谈判在欧洲战区裁减核部队。

有人说，1964年曾在东西方之间存在大体的核均衡；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在1964年以后的某段时间曾达成均衡。但不管均衡是在1964年还是在1974年达成的，没有任何证据可支持苏联的下述论断：他们近期来所以要在军事费用和武器部署方面大大增加是为了对西方的挑惹作出反应。难道能把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SS-20型号导弹的部署说成是对1979年12月北约所作出的决定的反应吗？北约的这项决定是关于1983年和1983年以后的拟议中的部署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记录。在过去十年或十年左右，美国采取了下述行动：(1) 它

建议从1969年开始暂停生产化学武器；(2) 在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生效之前约五年它就完全停止了生物武器的生产并销毁所有的储存；(3) 它取消了B-1型号的轰炸机的生产；(4) 它削减了三叉戟潜水艇计划。在那段时间内，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器的数目保持了不变。以实际美元价值计算的国防费用（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一直向下降，直到今年1981年才重新达到了1964年的水平。相反地，从1960年直到今天的同一时期内，苏联国防费用（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至五。尽管有双边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尽管在联合国或本委员会中所做的一切，尽管莫斯科在和平和裁军方面大唱高调，苏联却在那里增加其军事费用，它今天花在军备上的钱已比1960年时多一倍，而美国今天的努力情况几乎同二十年前一样。

美国近年来所采取的另一个单方面行动也没有对苏联的不断积聚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是1978年的一项决定，它决定不开始制造和部署放射性增强爆炸性减少的武器，即苏联和其他代表团所称的“中子弹”不错，苏联是对这一行动作出反应的，不幸地，其反应纯粹只发生在宣传领域之内。在苏联的战争机器的生产方面，不管是坦克也好、飞机也好、导弹也好、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没有任何放缓。现在美国已决定生产和部署增强的放射性武器，我们仍从东方的发言者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喊叫声，对事实作了同样的歪曲。依他们说，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目的似乎是在消灭人，而实际上它主要是一种反坦克工具。增强的放射性武器如果有朝一日不得不使用的话，（我们祷告希望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它们将比原先的那类武器更为有效，而且会减少对一般居民的无意的损害。

说实在的，苏联武库中绝大部分的核武器比起增强的放射性武器来，具有大得多的大规模杀伤力和滥杀滥伤效应。我们听到苏联代表和其他一些代表讲到了“中子武器”的非人道性和野蛮性。但是我猜如果我们想等着听他们也来谈谈苏联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野蛮性的话，那恐怕是永远等不到的吧。而苏联的核武器的威力要大过成百上千倍，而且它们是适用于打击城市的而不是打击坦克。

在就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发言中，有些人提出论据说，如果把它们进行部署的

话，就会更容易地使人跨过界限而进入核战争。 美国坚决否认这种论点。

增强的放射性弹头仍然是一种核武器，当决定要用它来保卫美国的领土或保卫我们盟国领土的时候，这决定是不能轻易作的，不比使用任何其他核武器的决定容易些。 这样的决定将仍然是一位政治领袖所能面临的最痛苦的决定。 对方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采取滥杀滥伤的毁灭手段作为报复，正如同一般的核升级潜力一样，所以，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目的不是要使核战争变得可以不妨设想，而是要使侵略变得更不可设想。

苏联代表团好心分发给我们的、它不时要我们注意的第26次党代表大会的宣言就苏联在防务和军备限制领域内的意图提供了一种说法。 但比上述宣言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在战略核力量、战场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方面增加苏联的力量。 最近苏联在核能力方面所增加的具体东西，如SS-20和SS-18洲际导弹以及愈来愈增强的苏联动力发射部队，你们都早已知道了，我在4月7日的发言中也已谈到过。 这些军备的现实存在迫使西方作出反应。

我们但愿有相反的事实，但愿西方国家能够为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利而能够继续保持其防务开支不动或加以削减，但愿苏联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方面能有所克制。 我们倒和一位政治人物抱有同样的愿望。 他当时在很突出的职位上对苏联政策中愈来愈大的军事推动力作了估价。 这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从我作为一名领养老金者的地位出发，我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过去开其端的节约趋势似乎已经反其道而行之，现在的钱正在向不必要的项目和部类上花，在军事上过度花钱的新趋势正在使我们国家生活中较重要但仍未取得足够资金的某些领域陷入拮据之境。”

苏联扩大军事力量不仅对西方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A. A. 叶皮谢夫将军在1972年5月份的《共产党人》上写道：

“在当前时代中，其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地位的加强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尖锐对持。 苏联武装部队的对外功能已自然地愈来愈加深。”



我们就在此刻正看到在行动中的苏联武装部队的“对外功能”，因为对阿富汗的残暴镇压还在继续中。而且，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种行径已对美国的军各管制谈判气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本委员会内曾广泛地讨论了威慑问题。许多国家曾认为，而且现在仍继续认为，威慑是一种可憎的理论。但是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核和无核国家，却实施威慑，甚至包括象我们的东道国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瑞士的联邦预算就有近百分之二十用于国防。以瑞士为例，由于它把精细的政策和粗犷的军力相结合，五百年来就没有遭受过侵略。威慑是有其效用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以无限期地一直继续在未来起作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我们大家希望能生活在一个既不需要威慑，又不需要作为威慑后盾的军力的世界之中。然而，即使所有各方都有最良好的意愿，在最近之将来人们是不能完全管制军备以及迫使各国不得不使用军备的那些因素的。

委员会有趋向希望唱一种较高的道义调子，列数威慑的罪恶，这可能在精神上起一种安慰作用，但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决不能说只有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道义上的真理。事实上，作为国家，我们中间如果说只有它拥有道义上的真理，那是不真实的。当我引证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西方联盟认为它必须现在作好准备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种决定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它只是一种普通常识。首先，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出于这样一种必要：即，居住在同一领土上的、具有同样利益和同样信仰的一群人需要保卫自己免受怀有与上述相反目标的人的侵犯。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那种国家体制之下，任何政府对其公民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有些不结盟国家，出于它们所认为的充分理由，在它们的国家预算中防务费用所占的百分比要大于美国。如果我们接受如下的真理，就会有助于裁军的进展：每一个国家都将认为，应由它自己对其安全需要作出判断，这一点是不容其他人挑战的，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想法或不管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

美国不认为苏联的军事积聚是合理的，但我们决不认为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一点本身就会停止这种积聚。我们在这个论坛上已多次听到“政治意愿”这个词，但这一大名鼎鼎的品质不可能挥舞一下魔术棒就会变出来的。要说服一个国家去做它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想做的事情，那就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杠杆和各种互利的实证。有人似乎断定说，美国喜欢把我们的无量资金花于国防而不花于较有生产意义的民用用途。我国的预算制订者必须对选民的意愿负责，对他们而言，增加军事开支是一件痛苦的事。过去十多年，美国曾设法削减军事预算。只是由于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安全有丧失的危险，才使我们在我们目前的防务计划中作出新的努力。

关于这些计划的性质甚至也存在误解。发言的人不断谈到核军备的疯狂积聚，好象在《航空周刊》上曾谈到的每一句话即将成为现实的军事制度似的。事实真相是：我们目前军事计划的增长主要大大着重在常规力量上而不是在核力量方面，而且后者无论如何并没有计划作立即的布署。

当我这样申述美国的观点看法的时候，我都是实话实说的。我希望大家能抱同样的精神来理解，把它看作是试图实事求是地表达我们的看法而不是企图挑起纷争的一种尝试。虽然，我知道这儿有些其他代表团会一意从我的话中鸡蛋里挑骨头。不过，我们应当作到与本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互相坦率相处而不要挑起敌意。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一直在研究形成目前美国军备管制政策的各个因素的各个方面。具体的组成部分现在正在制订之中。载于委员会第CD/202号文件中的总统关于不扩散政策的声明仍是我们拟充分制订的全盘军备管制政策的具体组成部分中的第一个部分。在我前面提到的7月14日国务卿黑格的讲话中，已明确阐明了就欧洲战场核武器问题开始美苏谈判的时间表的美方意见。里根总统在8月4日接见记者时提到美苏就这个问题双方之间所进行的多次意见交换。他还说，美国愿意进一步谈范围较大的战略武器裁减问题而不只限于限制。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必须强调有必要在我们的工作中注意现实。以前，具有高尚意图的人曾试图努力通过有关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各种协定来缔造和平，但他们没有成功。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曾对战舰吨位作出限制。1929

年的白里安—克洛格公约的意图就是要禁止战争。但是，这两次以及当时其他的用意高尚的努力都在战争中宣告烟消云散。

我们的先行者在外交努力中没有去挖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如果我们想比他们做得好些，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军事管制努力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必须充分考虑到紧张局势的原因同增加军备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能做到这么多，那就会意味着有可能重演过去的痛苦经验。

主席：谢谢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今天想就我们时代最迫切的一个问题作一次简短的发言，那就是，在继续中的核军备竞赛问题以及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和具体的步骤对其加以管制和扭转的问题。

在这样做之前，主席先生，我想对你在委员会年会的这一重要阶段出任委员会主席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之下，我们将顺利地结束1981年年会。同时，我也不应不提你的前任尊敬的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干劲和才干以及他对委员会的有效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他是在本届会议中最困难的月份中的一个月中担任主席的。

我们愈来愈担心地注意到无可奈何的核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的又一周的开始。我代表我国人民心情沉重地要说，我们对美国政府“大约两周前”已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一事表示遗憾。世界竟成了美国各种核武器实验室间之剧烈竞赛的抵押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些实验室正在推出它们的各种可怖发明，最新的一种就是所谓“代价有效”的、“干净”的核武器。我们一贯说话坦率，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眼光短浅的危险的决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种最大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微粒回降，也是谋求取得举世无双的军事优势的一种企图。

本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已就部署核中子武器的性质和后果提出了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中子武器再一次着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具有打一场“有限核战争”荒唐思想的人仍在这个西方首位大国中占着上风的地位。它们再一次着重说明，在美国的战略中，欧洲被认为是“可以被牺牲的东西”，在这儿且用这个很有意思的美国用语吧。

现在请允许我引用一位美国军事领导人布朗将军的话。他在论述“1979年美国军事势态”时谈到美国为何希望建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这意味着必须确保领土的完整，必须维持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必须保证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行动自由”。

难道这不是听起来是明显带有帝国味道的军事政策吗？

在这样一种暗淡的背景下，我想告诉委员会说，在保加利亚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席日夫科夫同志和布列日涅夫同志最近的会谈中，两位领导人表示意见认为，在欧洲某些地区，包括巴尔干，建立无核区可以有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欢迎这个倡议。毫无疑问，这个主张不仅将在巴尔干，而且也将在整个欧洲引起广泛和积极的反应。

委员会本届年会已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未能制服有关核武器的问题。我们又花了一年而未获得多少具体的结果，因为我们接受了美国代表团关于“没有接到指示”的、迫你非接受不可的解释。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压倒多数会员国的意见——它们已再三呼吁要求开始就议程项目1和2进行有意义的多边谈判——不致于对美国领导人不发生一点作用。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载在CD/200号文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那就是，迫切需要设立一个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小组委员会。

关于中子武器，我们应密切注意围绕这一问题的各种发展。我们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见解，它在委员会再次提出了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弹的公约草案。关于这方面，保加利亚代表团愿提出下列提案。

在1982年下届会议开会的时候，委员会应审议设立一个关于制订禁止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并可把载于CCD/559号文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建议的公约草案作为基础。

最后，我想引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托日夫科夫的一篇重要政治发言，题名为《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这两个年代之间的界线不应当就是缓和与对抗之间的界线》。这个讲话的副本已分发给委员会所有代表团。现在我引用其中一段：“两种社会制度今天并存在世界上，它们互相进行

竞争以视谁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保证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是，在人类历史多事之秋此时此刻，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和平，作为求取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的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和先决条件，这是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高度具有道德意义的、复杂的和艰巨的政治目标，但也是一个可取的政治目标。正是这样一个信条，它符合所有各国人民、也符合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需要——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保证取得社会进步。”

主席：谢谢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裁军委员会不日即将结束工作，但仍然有时间可以对今年所做的工作作出评价。我们今天想做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谈谈好些代表团在最近几次会议上、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会议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笼统地说，我们在这儿讨论了国际气氛或国际局势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的影响。有些代表团说，国际领域内的某些发展妨碍了在裁军领域内达成协议，其他有些代表团，如8月6日有一位发言者，则要求委员会不要采取，如那位发言者所说的，一种“特殊的孤立”立场。

苏联代表团则曾不止一次地说，是委员会某些成员国缺乏政治意愿妨碍了在各项重要裁军问题上的谈判，举例说，限制核军备竞赛问题。我们曾促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任何旨在发展新型武器，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的决定只能使裁军谈判复杂化。某些核武器国家之间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加强了军事合作也减损了在限制军备竞赛领域内达成协议的前景。与此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应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侵略行为，如以色列袭击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破坏了现在有效的国际裁军协定。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已对此作了强烈的谴责。

所有这一切问题在委员会已再三被提到，因此，说委员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孤立”立场是不公正的。凡有违加强和平和裁军的崇高理想的行为，委员会是对其作出了反应的，在上次及这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生动的反应。他们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美国政府关于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仍是对裁军事业的一种严重挑战。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反战力量所发动的强有力的抗议如何在1978年促使卡特总统停止执行在西欧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并无限期延迟中子武器的生产。今天情况已很清楚，当时曾广为宣传的所谓“延迟”生产中子武器根本没有抑制制造这种可憎武器的制作过程。我们获悉美国国会已拨了巨额拨款来资助这项工作。早在去年12月17日，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它指示能源部保证生产这种武器的所有组成部分并供应必要的核材料。现在这种新的核弹已出现在装配线上，五角大厦已把它添进了核武库。

中子弹的阴影已再一次笼罩在人口稠密的欧洲的上空。美国的国防部长已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正在举行紧张的协商以求取得北约西欧成员国的同意把中子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之上。要为这种行为进行任何解辩是很困难的。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完全肯定的，那就是，美国行政当局在生产中子武器问题上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在客观上增加了军备竞赛新的质量跃进的威胁，增加了战争的危险，严重地使国际组织在解决裁军问题方面的工作趋于复杂化。

美国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试图要我们相信，中子武器是一个比较无害的武器，使用中子武器将大大减少平民居民的损失。据他说，这种武器可以增加北约的潜力来抵制所谓的“苏联的军事威胁”，并且是打击俄国坦克的可靠手段。这些话根本不符合事实。这些话显然是用来蒙蔽不明事实真相的人的。中子武器首先是一种核武器。其爆炸波所产生的致死性大体上相等于其他的核武器。但他另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强有力的渗透性的放射能力。平民居民即使在高厚度的水泥掩体中也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渗透性的放射。因此，事实上中子武器仅仅对建筑物而言才是“人道”的。还据说，中子武器可以帮助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我没有必要提出所有的各种材料来驳斥这种论据，但今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有一段从英国的《卫报》上引来的话，它说的却是相反。它说：

“说中子炸弹将不部署在欧洲仍是一种幻想：在欧洲以外它是没有用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战场使用武器。不管它在威慑理论中有什么价值，它实际上预示将对常规的攻击进行核反击，但其规模较小，小得足以使大陆美国和大陆俄国不必介入，如果它们两者如此商定的话。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俄国攻击的可能性，或攻击威胁的可能性，现在仍然是相当遥远的，还没有需要为了防止攻击而采纳某种具有感情用事的新武器。若采纳这样一种武器，将意味美国认为上述可能的出现要比欧洲人所认为的为迫切。如果美国是这样的估计，那么，欧洲人就可能认为，原来打算起防止作用的东西可能反而成了起挑惹作用的东西。

北约在欧洲已经有6,000核弹头。如果象温伯格先生现在所说那样，以为这还不够，那就是惧之过深。而惧之过深就是预期所惧之必将发生。”当然，我们对这篇短文中所说的话并不是句句都同意的。我不过是想促你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扬言中子武器将防止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云云，完全是胡说。

我现在再谈另外一个问题。有人企图歪曲对裁军谈判具有重大影响的某些决定的意义。对这种企图我们不能置之不问。我还想对美国代表的发言作一些答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鲁斯大使在8月6日的发言中说，北约理事会在1979年12月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即在一些西欧国家进一步部署近600枚新的美国核导弹其目的是在稳定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均衡，而不会增加欧洲的核武器总数。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将一如既往引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明。事实是怎样呢？

在欧洲，多年来北约和苏联的中程核武器数量大体上是均等的。双方大致各有1,000枚运载工具。北约的这1,000枚工具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它们包括美国的第一线核系统，那就是，设置在一些西欧国家空军基地上的装载核武器的飞机；F<sub>B</sub>-111型中程轰炸机；泊在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装载核武器的飞机（A-6型和A-7型）——一共有700余架。还有美国盟国的以陆地为基地的中程弹导飞弹、装载导弹的潜水艇、轰炸机，一共加起来约有300枚运载工具。

当鲁斯大使谈到中程导弹领域内不利于西方的不平衡时，他出于某种理由避而不谈美国的第一线核系统和美国盟国的中程系统。难道我们真的不算这些系统吗？当然不能。事实上，它们的飞程可达1,000至4,500公里，它们是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安全的一种真正威胁。

上面提到的北约军备已作了几次现代化的改进，而且现在正继续进行改进。有什么证据呢？我将提供证据，举例说，联合王国正在用先进的“北极星 A-3 TK”导弹装备其潜水艇，而且不久将有“三叉戟”导弹。在法国，以陆地和海洋为基地的只有一个弹头的导弹将代之以多弹头导弹。美国的第一线系统也正在更新。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难指望苏联不改进其军备。我们是彼此彼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武器和技术很变得过时。然而，我要强调地说，在更新其武器过程中，苏联为了保持均等，并没有在总的苏联驻欧中程运载系统方面增加即使一个工具。导弹发射工具的数量甚至减少了，因为在苏联每出现一个新的导弹时，就马上把一个，有时甚至二个旧的导弹撤走，它们是被撤卸了，不再部署到其他任何地区去。

但是，若在欧洲部署约 600 枚美国新的中程核导弹，那北约就将在核运载工具方面占 0.5 倍有余的优势。在核导弹方面，即使就现有的北约中程工具讲，其每次（每架次）所能载的弹头就要比苏联的多 0.5 倍。若在欧洲配以“新的军备”，北约在每次（每架次）所载核弹头方面的优势就将进一步增加。结果，东西方在核武器方面目前大体均等的局面就将大大地偏向于有利北约的一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其发言中说，美国已从欧洲撤走 1,000 枚核弹头，因此，据他说，部署新的美国导弹不会造成欧洲核武器的增加。用来为北约 12 月决定作解辩的这类论据是不值一驳的。事实是，双方核力量的关系不应以存放在储存站的弹头数量来决定的，而是首先应以运载工具的数量以及这些运载工具每次（每架次）能带的核弹头数量来决定。因此，不能用从欧洲撤走那些储存在储存站中的过了时的核地雷一事作遮盖来掩护北约一心想打破核平衡以求有利于它的企图。

至于能不能把 1979 年 12 月北约的关于在欧洲设置“新的军备”的决定视为可以稳定东西方军事平衡的一个因素，即使一名军事门外汉也将作出一个否定的回答。对北约关于在欧洲设置“新的军备”的 12 月决定，苏联的估价是斩钉截铁的：它将产生军备竞赛，导致欧洲以及苏美之间的军事平衡之破坏，以及世界稳定局势之破坏。

我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曾再三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对方建立压倒它们的军事优势。从长期看，仍将保持均衡，但是在更高一级水平上的均衡，其结果将不是使国际安全增加而是使国际安全减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靠办法不在于北约的“导弹解决”方案，而在于维持苏联和美国之间、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之间的现在存在的军事和战略平衡，这种平衡在客观上正起着保卫世界和平的作用。

现在我想谈谈美国代表弗洛韦雷大使今天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已就他所提出的某些论点作了答复。现在我想作一个更为笼统的评论。弗洛韦雷大使说得很对，今年美国代表团很少发言，一共只有二、三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关切地等待着美国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已不止一次听到说，它拟难参加讨论，因为它在委员会议程的具体项目方面还没有得到指示。当然，我们许多人都指望美国代表团今天终于会告诉我们它已准备就议程项目 1，即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还指望它对议程的第二个项目也将说“可”，并准备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还指望它将对议程项目 5 采取积极的态度，也就是，它将不阻碍委员会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进行谈判。最后，许多人当然

还指望美国代表团将表示：它愿意对议程项目 4 —— 禁止化学武器 —— 下的职权进行修改，并指望它将对议程项目 3 —— 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 —— 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今年整个年度我们一直听到的那个“否”字今天又一次发出了它的声音。没有任何正面的东西，相反地，我们听到了一整套对苏联立场的误述和歪曲，直率地说，我们已完全听厌了这些。讲话中提到了一些出处含糊的材料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印刷的各种无名出版物，这些东西当然不大值得在认真的讨论中加以引用。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刻投身辩论中去。我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以成立，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这种辩论。我希望的是，美国代表团发言最后一部分中所表现的较具有积极态度的那一点点迹象应得到具体的肯定，一贯的“否”字应代之以积极的能打开进行实事求是谈判的可能性的回答。最后，希望能够对苏联领导给美利坚合众国的众多建议和呼吁作出一种积极的答复。这些建议和呼吁要求就一系列有关限制军备的问题恢复对话。这种限制应在诚实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并需尊重双方的安全利益而不能损害它们的利益。

想把各种裁军谈判中所出现的僵局归咎于苏联的一切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苏联已用实际行动证明它希望在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中获得进展。

吴苏莱先生（缅甸）：主席先生，我今天要求发言的目的是，想以 21 国集团联络人的资格就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正式向委员会提出一个工作文件。在此之前，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最后的重要阶段担任主席一事表示我的感谢和欣慰。

我相信你的智慧和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才干一定能使委员会的第三届年会迅速获得有成果的结局。我也要对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为上个月的委员会工作所作出的可贵的贡献表示感谢和赞赏。

现在请允许我以 21 国集团联络人的身分来讲话。我现在要以这个身分来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就综合裁军方案题为“原则”的一章提出一个工作文件，它已作为 CD/208 号文件加以散发。

正如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1980 年度报告第 10 段 —— 已列入裁军谈判

委员会提交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第 68 段中 (CD/139) —— 所说, 大家已明白地同意“由于综合方案必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文件, 那就应该详尽地包括一切被认为有关的原则, 甚至包括《最后文件》虽未载入而可能被认为有关的原则”。

特设工作小组铭记上述决定, 在其 1981 年会议中在初读的基础上暂时通过了秘书处在 1981 年 4 月 16 日第 29 号工作文件中所编写的“原则”, 它是根据该文件导言中所规定的两个客观标准而编写的。除了那些完全是从《最后文件》中照抄的“原则”之外, 工作小组也通过了采自各代表团所提提案的两项原则。

看来应当指出, 秘书处汇编中所使用的以及目前工作文件中所使用的“原则”一词, 应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 《最后文件》中也应这样理论。若要采用一个更为严格和正确的定义的话, 那么, 最好用“原则和指导方针”。

鉴于上述种种, 还鉴于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些案文的通过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工作小组和委员会显然有权在它们认为有必要时重新制订“原则”或加入大家建议和同意的新的条文。

不过, 21 国集团认为, 就工作小组在初读中所通过的材料而言, 它虽然只有暂时的性质, 虽然对它可以作任何被认为是合适的修改, 但它已充分说明了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则”或“原则和指导方针”一章所应包括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正因为如此, 所以工作小组得出结论说, 它不妨在 1981 年会议未结束前即把目前的这份工作文件提交工作小组和委员会。

最后, 应当指出, 虽然在被列入本工作文件的所有案文中, 其实质都是严格得到尊重的, 但在个别场合下, 对其形式作了微小的修改。同样也应当指出, 在列举“原则”的次序排列方面, 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合乎逻辑和最合适的次序排的, 它跟工作文件 29 号的排列不同。最后一点, 我们最好应记住, 在好些场合下, 有一些重叠, 但这种重叠无疑会在较后的阶段中予以消除。

主席: 谢谢尊敬的缅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话。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主席先生, 法国代表团愿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并给你以良好的祝愿。你面临主持本届会议闭幕的艰巨任务。我们愿对你在进行这一任务中所表现的才干和才能表示道贺。

我还愿再一次对你的前任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其任内所表现的非凡品质表示我们的赞赏。他的才能、礼貌和幽默态度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的印象。

法国代表团仔细倾听了这一次会议以及上一次会议上关于增强了的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发言。对这种武器，法国政府保留选择之权。因此，在我看来，最好我应当重申一下法国这种态度的理由。

首先，法国一心想维持其安全的条件和防务的独立。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它一直在考虑，并将继续考虑凡看来为达到此目的所必要的各种科学、技术和军事手段。就欧洲目前的条件而言，建立在维持或恢复全球均衡的基础上的威慑力量决定着我们这个大陆的安全，从而也决定着我们这个大陆的和平。

关于我们所已听到的那些发言和所已提出的某些提案，我想强调说，增强了的放射性武器是一种建立在与其他所有各种核武器相同的物理原则上的核武器。唯一的区别在于：在所有核爆炸通同具有的效能的散发上有所不同。它的放射效能加大了，但它的爆炸效能减少了。因此，在使用这种武器的观点方面就有了区别，正如人人共知，这种武器基本上是防御武器。

鉴于其性质，这种武器也落入与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那一款问题之内。没有理由要给它作特殊处理，或因此而要用条约形式对其作特殊的规定。

最后，我想对我们的尊敬的苏联代表发言中所提到的一点作一答复，因为它对法国政府的基本立场表示了怀疑。在比较北约国家的力量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力量时，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到了美国盟国的系统，在这方面他提到了法国军队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把法国军队列入其中，我国代表团不能沉默不讲话。法国的军队是独立的，它们构成一个战略系统。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把它们列为北约的中程力量。

主席：谢谢尊敬的法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想正式介绍已经分发的CD/210号文件，但是如果我不能跟别人一样对你出任主席表示祝贺、祝你在工作中一切顺利，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那我想我未免太疏忽了，因为这是本月份我的第一次发言。我们完全注意到在本届会议最后一个月份内主持会议的各种困难，而我

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地完成任务。同时，我要对你尊敬的前任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感谢，他在七月份任委员会主席时表现卓越，七月份是本委员会名副其实的一个多产月，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领导。

现在，我想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介绍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二次进度报告。我获悉专家们一直在继续他们的充分合作，他们一直在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建议他们的下届会议应于1982年3月1日至3月12日举行。报告中没有说明正式报告将于何时提出，但是我们应注意到有计划要在1982年初向委员会提出一个较详细的进度报告，作为对委员会自己将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报告的一个贡献。主席先生，你已经宣布你将请特设专家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回答一些问题，或许还可较详细地解释一下报告。

主席：谢谢尊敬的瑞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特设专家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发言，他将谈载于CD/210号文件中的报告，我们的瑞典同事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件。

埃里克松先生（瑞典）：你们手上的CD/210号文件的版式是与以前提交委员会的各次进度报告一样的。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现在是根据1979年8月7日给它的职权而进行工作的。关于它的不断发展的结果前已载于1978年CCD/558号文件和1979年CD/43号文件上的报告中作了报告。正如瑞典大使所已指出的，专家们之间进行了充分的合作。最近这一届会议开了两个星期，来自20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在目前的职权之下共提出了100多个工作文件提供审议。工作分五个方面进行了组织。第一是进一步详细地审议所有的地震站和地震网，以便帮助侦检地下核试验。第二是由一个小组精确地查看应怎样从地球内部取得这些测数并予以传送。第三是由一个小组查看对全球的资料传送，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因为我们曾建议而他们也已在原则上接受这样一个意见：可以利用他们的电讯网。第四，我们要传送更为广泛的测数，大堆大堆的资料。第五就是决定设想中的计算机资料中心应如何操作，它们应怎样设计和制造。小组一直很忙的在这些问题上进行

国家一级的好些单方面研究，这些研究报告都提供给了整个小组并进行了讨论。他们也为将提交本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出了各种草案。也许你们很乐于知道，在随时可用的计算机方面以及与电讯设施有关的设备方面最近有价格廉效能高的新发展，这种发展对专家们所进行的审查工作大有帮助。专家们审查了几年前拟议的组织。当他们对这一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细节加以发展的时候，我认为他们也就是作出了巨大努力来考虑如何利用这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方面的速度是如是迅速，你还没有把蛋糕吃完，蛋糕的色香味就变了。

另外一项有意义的发展就是对全球资料传送的一系列实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际气象组织合作的问题（已合作得很好），也是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已再三说，最好应当把我们的合作推广到南半球去，我在这儿要高兴地宣布，我们已高兴地得到消息说，秘鲁的科学家将跟我们一起就全球系统进行上述试验。我也愿提到有些国家研究单位正在研究国际资料中心问题，在这方面已有很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这意味着专家们不能明确断定他们将在什么时候根据目前的职权提出一个正式报告。在你们手上的这个报告说，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年会的第二期会议中提出，或者更晚一些时候。不过，在这样情况下，小组打算向你们提供一个更广泛的进度报告，它可能有助于委员会为裁军特别联大而向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小组这次除了眼前的一些考虑外也公开审议了将来可做些什么，在报告的第 3 页上你们可以看到这些项目中的一些项目。其中有一项是很令人兴奋的，那就是利用地震仪和其他海底仪器来改进对南半球的测探，你们知道南半球绝大部分是为海洋所覆盖的。最近的一些发展和经验使这一设想愈来愈有实现可能了。其次还有分布广泛的数字记录；从仪器上摘取数据的自动化以及自动安排顺序；这些都是计算机发展方面的反映。最后，有一项纯属地震学范围的事——如何接纳大地震序列的方法。这又是说现在在进行的事了，我想最后再重复一句，小组建议小组的下次会议应在明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

主席：谢谢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的发言。正如我在今天上午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将在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个报告。但如果代表愿意就在现在发表意见，他们可以这样做。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我愿对专家小组及其主席表示感谢，并愿对报告发表意见，但我还是十分愿意在我们下次全体会议上这样做。

大川先生（日本）：我也十分愿意学澳大利亚沃尔克大使的样。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在我的请求下，秘书处今天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内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在8月17日至8月21日这一周内的会议时间表。规定让附属机构在星期一举行会议，我希望工作小组任何活动都不要超过这一天。否则，我们将不得举行夜间会议和星期六会议。我们将在星期二下午开始讨论对委员会报告的最后加添条文，我希望星期三下午能结束报告草案的审议，因为秘书处需要时间来提供一个综合的报告草案供星期五上午通过。如果我们不能在星期三下午结束，我们还可利用星期四上午，但要有一项谅解，即通过报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就将延到星期五下午。

与时间表有关的，我还想指出，第44/Add.1号工作文件已于今天分发。该文件载有委员会会议项目1、2、和5的结束段落草案，以及审查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方式问题和以色列袭击塔木兹核研究中心问题。我想于明天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在C-108房间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审议第44/Add.1工作文件。若有必要，起草小组会议将于星期五下午和星期一继续举行。我再想提醒大家，除了我在星期一非正式会议上宣布的参加起草小组的核心人员外，其他成员只要认为在什么时候合适，都可以自由参加小组，并就他们有兴趣或有关的问题作出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可能视情况的改变而需要调整我们的活动，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其唯一目的是使我们扼要知道我们下周可能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接受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根据本周的时间表，我本来打算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五分钟，召开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继续审议第44号工作文件（内载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以及第45号工作文件，题为“载有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提案的决定草案”。该工作文件已于星期二下午用委员会所使用的所有各种文字的

文本进行分发，但由于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将于8月18日星期二上午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会议将于8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现在散会。

下午1时05分散会

×× ×× ×× ×× ××